契丹國志/卷二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之一 ◄

契丹國志
卷之二 太宗嗣聖皇帝上

► 卷之三

太宗諱德光，太祖第二子也。母曰述律氏。帝誕於大部落東一千里之牙帳。生時黑雲覆帳，火光照耀，有聲如雷。及長，美姿貌，雄傑有大志，精於騎射。平奚、渤海二國，太祖愛之，立為元帥太子。嘗從太祖至西樓，有赤光紫氣蓋其上，左右異之。述律后尤所鍾愛。太祖崩於夫餘，后欲立之，至西樓，命帝與突欲俱乘馬立帳前，謂諸酋長曰：「二子吾皆愛之，莫知所立，汝曹擇可立者執其轡。」酋長知其意，爭執帝轡。后曰：「衆之所欲，吾安敢違？」遂立為天皇王，稱帝，即位。明年，改元天顯。突欲慍，欲奔于唐，后乃遣歸東丹。帝立，尊后為太后，國事皆決焉。太后復納其姪為帝后。帝性孝謹，母病不食亦不食，嘗侍於母前，應對或不稱旨，母揚眉而視之，輒懼而趨避，非復召不敢見也。以韓延徽為政事令。聽唐告哀使姚坤歸國復命，阿思、沒骨餕往唐告哀，時唐明宗之初年也。

天贊六年。九月，帝即位，猶稱天贊六年。

冬十月，盧龍節度使盧文進守平州，唐遣人說之，以易代之後，無復嫌怨，而文進所部華人皆思歸，乃帥其衆十萬歸唐。

天顯元年。春正月，唐主嗣源更名亶。

八月朔，日食。契丹遣使如唐修好。

天顯二年。春二月朔，日食。

夏四月，唐義武節度使王都在鎮州謀反，詔招討使王晏球等，發諸道兵會討定州。晏球攻拔其北關城，王都以重賂求救於奚酋禿餒。

五月，禿餒以萬騎突入定州，晏球退保曲陽，王都與禿餒就攻之。晏球與戰，破之。契丹亦發兵救定州，王都悉衆與契丹五千騎合萬餘人邀戰。晏球集諸將校，誓以報國：「悉去弓矢，以短兵擊之，回顧者斬!」於是騎兵先進，奮槌揮劍，直衝其陣，大破之，僵尸蔽野。契丹兵死者過半，餘衆北走。王都與禿餒得數騎，僅免。契丹退師，又為盧龍節度使趙德鈞邀擊，殆無子遺。

七月，契丹復遣其酋長惕隱救定州，為王晏球逆戰，破之；追至易州，俘斬溺死者，不可勝數。趙德鈞遣牙將武從諫邀擊，擒惕隱等數百人，餘衆散投村落，村人以白挺擊之，其得脫者不過數十人。自是契丹為之沮氣，更不犯塞。

八月，契丹遣使如唐。

天顯三年。春二月，唐王晏球克定州。王都、禿餒欲突圍走，不能出。定州都指揮使馬讓能開門納官軍，王都舉族自焚，擒禿餒，送大梁斬之。

天顯四年。夏六月朔，日食。

十一月，契丹東丹王突欲失職怨望，帥其部曲四十人越海奔唐。唐賜姓東丹，名慕華，以為懷化節度使。

天顯五年。十一月朔，日食。

天顯六年。春三月，契丹遣使如唐，請歸擒去舍利薊剌與惕隱。唐乃遣薊骨舍利與契丹使者俱歸。契丹以不得薊剌，自是數攻雲州及振武。

冬十一月，唐以石敬瑭為河東節度使。蔚州刺史張彥超與敬瑭有隙，聞其為節度使，遂叛降契丹。

天顯七年。冬十一月，唐主明宗崩，年六十七。明宗性不猜忌，與物無競，登極以來，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：「某胡人，因亂為衆所推；願天早生聖人，為生民主。」在位年穀屢豐，兵革罕用，較之五代，粗為小康。

胡文定公曰：明宗美善，頗多過舉，亦不至甚求于漢、唐之間，蓋亦賢主也。其尤足稱者，內無聲色，外無遊畋；不任宦者，廢內藏庫，賞廉吏，治贓蠹。若輔相得賢，則其過舉當又損矣。其焚香祝天之言，發于誠心。天既厭亂，遂生聖人。由是觀之，天人交感之理，不可誣矣。

十二月，唐主從厚立。葬明帝于河南洛陽縣。

天顯八年。春正月，唐潞王從珂叛，至長安。唐遣康義誠為招討使，將兵拒之。潞王所至，唐諸將及康義誠等皆降。愍帝憂駭不知所為，領五十騎自隨，出奔。至衛州東數里，遇石敬瑭，問以大計。敬瑭聞康義誠等叛降，俛首長嘆。未幾，敬瑭命牙內指揮使劉知遠引兵，盡殺愍帝從兵，獨置愍帝于驛，遂趣洛陽。

夏四月，唐潞王從珂入洛陽，至蔣橋，馮道率百官班迎，傳教以未拜梓宮，未可相見。入謁太后、太妃，詣西宮，伏梓宮慟哭，自陳詣闕之由。馮道帥百官班見，拜，潞王答拜。道等上牋勸進，潞王曰：「予之此行，事非獲已。俟皇帝歸闕，園寢禮終，當還守藩服。」明日，太后下令廢少帝為鄂王，以潞王知軍國事。又明日，太后令潞王即位於柩前。遣王弘贊遷愍帝於衛州廨內，隨遣弘贊之子王巒往鴆之。愍帝不飲，巒縊殺之。帝之在衛州，惟磁州刺史宋令詢遣使問起居，聞其遇害，慟哭半日，自縊死。

胡文定公曰：歐陽公五代史取死節者三人，死事者十人，而不及宋令詢，豈以其君微，其事略，故遺之歟？夫潞王非明宗之子也，愍帝真其國矣。所以不終者，身乏股肱，朝無禎幹，非其罪也。令詢不以其微而廢君臣之義，雖王彥章、裴約何以加焉，是以表而出之。

十一月，唐葬鄂王于徽陵城南，封纔數尺，觀者悲之。

天顯九年。夏六月，契丹屢攻北邊。時石敬瑭將大兵屯忻州，潞王遣使賜軍士夏衣，傳詔撫諭，軍士呼萬歲者數四。敬瑭懼，幕僚段希堯請誅其倡者，敬瑭命劉知遠斬三十六人以徇。潞王聞，益疑之。

天顯十年。夏五月，唐以石敬瑭為天平節度使。敬瑭拒命謀叛，唐發兵討之。

秋七月，唐殺石敬瑭子弟四人。敬瑭令掌書記桑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帝，且請以父禮事之，約事捷之日，割盧龍一道及雁門關以北諸州為獻。表至，契丹大喜。復書許俟仲秋，傾國赴援。

九月，契丹帝將兵五萬騎，自揚武谷而南。至晉陽，陣於汾北之虎北口。先遣人謂石敬瑭曰：「吾欲今日即戰，可乎？」敬瑭遣人馳告曰：「南軍甚厚，請俟明日。」使者未至，契丹已與唐騎將高行周、符彥卿合戰，敬瑭遣劉知遠將兵助之。唐張敬達、楊光遠、安審琦以步兵陣于城西北山下，契丹遣輕騎三千，不被甲，直犯其陣。唐兵逐之，至汾曲，契丹伏兵起，衝唐兵斷而為二，縱兵乘之，唐兵大敗，死者數萬人。敬達等收餘衆保晉安，契丹亦引兵歸虎北口。敬瑭得唐降兵千餘人，劉知遠勸敬瑭盡殺之。是夕，敬瑭出見契丹帝，問曰：「皇帝遠來，士馬疲倦，遽與唐戰而大勝，何也？」帝曰：「始吾謂唐必斷雁門諸路，伏兵險要，不可得進。使人偵視，皆無之，是以長驅而深入。我氣方銳，乘此擊之，是以勝也。」敬瑭歎伏。引兵會圍晉安寨，置營於晉安之南，長百餘里，厚五十里，多設鈴索吠犬，人跬步不能過。敬達等士卒猶五萬人，馬萬匹，四顧無所之，遣使告敗。唐潞王大懼，下詔親征。潞王至懷州，以晉安為憂，問策於羣臣。吏部侍郎龍敏請立李贊華為契丹主，令天雄、盧龍二鎮分兵送之，自幽州趣西樓，朝廷露檄言之，契丹必有內顧之憂，然後選募精銳以擊之，此亦解圍之一策也。潞王深以為然，而執政恐其無成，議竟不決。潞王憂沮，日夕酣飲悲歌。羣臣或勸其北行，則曰：「卿勿言，石郎使我心膽墮地。」

胡文定公曰：龍敏之策必可解晉安之圍，而唐之君臣不能用，豈天固亡之，先褫其魄乎？

冬十月，唐詔大括天下將吏及民間馬，又發民為兵，每七戶出征夫一人，自備鎧仗，謂之「義軍」。凡得馬二千餘匹，征夫五千人，民間大擾。

十一月，契丹帝謂石敬瑭曰：「吾三千里來赴難，必有成功。觀汝器貌識量，真中原之主，吾欲立汝為天子。」敬瑭辭讓數四，將吏復勸進，乃許之。契丹帝作策書，命敬瑭為大晉皇帝，自解衣冠授之，築壇即位。割幽、薊、瀛、莫、涿、檀、順、新、媯、儒、武、雲、應、寰、朔、蔚十六州以獻契丹，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。制改長興七年為天福元年。勅命法制，皆遵明宗之舊。以趙瑩為翰林學士承旨，桑維翰為翰林學士、權知樞

密使事，劉知遠為侍衞馬軍都指揮使，客將景延廣為步軍都指揮使。立晉國長公主為皇后。

胡文定公曰：石敬瑭之罪在不助愍帝。苟以愍帝失國，則當尊奉許王，不為衞州之事，而歸奪國弒君之惡於從珂，兵以義舉，名實皆正，則其德美矣。乃急於近利，稱臣契丹，割棄土壤，以父事之，其利不能以再世，其害乃及於無窮。故以功利謀國而不本於禮義，未有不旋中其禍也。

契丹圍晉安數月，糧竭馬死，援兵不至。

唐將楊光遠、安審琦勸招討使張敬達降，敬達曰：「吾受明宗及今上厚恩，為元帥而敗軍，其罪已大，況降敵乎？今援兵早晚至，且當候之。若力盡勢窮，諸軍斬我，出降未晚也。」後諸將畢集，光遠殺敬達，以其首帥諸將出降。契丹主嘉敬達之忠，命收葬而祭之，謂其下及晉諸將曰：「汝曹為人臣，當傚敬達也。」契丹帝與晉高祖將引兵而南，高祖以齊王重貴為北京留守，以契丹將高謨翰為先鋒，與降卒偕進。至團柏，與唐兵戰，唐兵大潰，死者萬計。

晉高祖將發潞州，契丹帝舉酒相屬之，曰：「我若南向，河南之人必大驚駭。汝宜自引漢兵南下，我令大相溫將五千騎衞送汝至河梁。余且留此，俟汝音問，有急，則下山救汝。若洛陽既定，吾即北返矣。」因執手而泣別，解白貂裘以衣晉高祖，并贈良馬二十匹，戰馬一千二百匹，曰：「世世子孫勿相忘。」又曰：「劉知遠、桑維翰、趙瑩皆創業功臣，無大故，勿相棄也。」

晉高祖自太原入洛陽，帝親送至潞州。唐樞密使趙德鈞及子趙延壽出降。先是德鈞陰遣人聘契丹，求立為帝，帝乃指穹廬前巨石謂德鈞使者曰：「吾已許石郎矣，石爛，可改也。」帝至潞州，鎖德鈞父子而去。述律太后見之，問曰：「汝父子自求為天子，何耶？」德鈞慙不能對，悉以田宅之籍為獻，后問何在？曰：「幽州。」后笑曰：「幽州屬我也，何獻之為？」德鈞益慙。自是鬱鬱不多食，踰年而死。德鈞既卒，國主釋延壽而用之。

紀異錄曰：契丹主德光嘗晝寢，夢一神人，花冠，美姿容，輜軿甚盛，忽自天而下，衣白衣，佩金帶，執釒 骨 ，有異獸十二隨其後，內一黑色兔入德光懷而失之。神人語德光曰：「石郎使人喚汝，汝須去。」覺，告其母，忽之不以為異。後復夢，即前神人也，

衣冠儀貌，宛然如故。曰：「石郎已使人來喚汝。」既覺而驚，復以告母。母曰：「可命筮之。」乃召胡巫筮，言：「太祖從西樓來，言中國將立天王，要你為助，你須去。」未浹旬，唐石敬瑭反於河東，為後唐張敬達所敗，亟遣趙瑩持表重賂，許割燕、雲，求兵為援。契丹帝曰：「我非為石郎興師，乃奉天帝勅使也。」率兵十萬，直抵太原，唐師遂衄，立石敬瑭為晉帝。後至幽州城中，見大悲菩薩佛相，驚告其母曰：「此即向來夢中神人。冠冕如故，但服色不同耳。」因立祠木葉山，名菩薩堂。德光生於癸卯年，黑兔入懷，此其兆也。中原喪亂，視淵、勒過之。豈陰山之北，天亦固兆冥符而啟嘉瑞歟？

唐主潞王命河陽節度使萇從簡與趙州刺史劉在明守河陽南城，遂斷浮梁，歸洛陽。殺東丹王李贊華。

晉高祖至河陽，萇從簡迎降，舟楫已具。

潞王議復向河陽，將校皆已飛狀迎晉高祖。高祖慮潞王西奔，遣契丹千騎扼澠池。潞王與曹太后、劉皇后并子雍王重美及宋審虔等攜傳國寶登玄武樓。潞王自焚死，年五十一。劉皇后欲燒宮室，重美諫曰：「新天子至，必不露居，他日重勞民力，死而遺怨。」乃止。后與重美俱死。是日晚，晉高祖入洛陽，唐兵皆解甲待罪。高祖命知遠部署京城，知遠分漢軍使還營，館契丹軍於天宮寺，城中肅然，無敢犯令。

十二月，晉追廢潞王為庶人。以馮道同平章事。

會同元年。春正月，日食。

是年，改元會同，國號大遼。公卿百官皆倣中國，參用中國人，以趙延壽為樞密使，尋兼政事令。遼帝遣使如洛陽，取延壽妻唐燕國長公主以歸。

二月，遼帝歸，北過雲州，節度使沙彥珣出迎降，遼帝留之。判官吳巒在城中，謂其衆曰：「吾屬禮義之俗，安可臣事夷狄乎？」衆推巒領州事，閉城不受命，攻之不克。應州郭崇威亦恥臣契丹，挺身南歸。張礪逃歸，為追騎所獲，遼帝責之，對曰：「臣華人，飲食衣服皆不與此同，生不如死，願蚤就戮。」遼帝顧通事高彥英曰：「吾常戒汝善遇此人，何故使之失所而亡？若失之，安可復得耶？」笞彥英而謝之。礪甚忠直，遇事輒言無隱，遼帝甚重之。

三月，晉得潞王膂及髀骨，詔以王禮葬於徽陵南。

夏四月，晉遷都汴州。

五月，吳徐誥欲結遼取中國，遣使以美女、珍玩泛海修好，遼帝亦遣使報之。

秋七月，吳徐誥稱帝，國號南唐。後復姓名李昇。

遼以幽州為南京，大都為上京，渤海夫餘城為東京。

會同二年。春正月朔，日食。

秋七月，晉作受命寶，以「受天明命，惟德允昌」為文。

八月，晉上尊號於遼帝及太后。以同平章事馮道、左僕射劉昫為冊禮使，遼帝大悅。晉帝事遼甚謹，奉表稱臣，謂遼帝為「父皇帝」；每遼使至，即於別殿拜受詔勅。每歲輸金帛三十萬之外，吉凶慶弔，歲時贈遺，相繼於道。乃至太后、元帥太子、諸王、大臣皆有賂遺。然所輸金帛，不過數縣租賦。其後，遼帝屢止晉帝上表稱臣，但令為書稱「兒皇帝」，如家人禮。

冬十月，遼帝遣使奉寶冊，加高祖尊號曰英武明義皇帝。

會同三年。秋七月朔，日食。

八月，晉以故唐明宗子許王從益為邠國公，以奉唐祀。

會同四年。初，晉割雁門之北賂遼，由是吐谷渾皆屬于遼，苦其貪虐，思歸中國，晉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復誘之，春正月，吐谷渾使其部落千餘帳奔晉。遼帝大怒，遣使讓晉高祖。遣兵逐之，使還故土。

會同五年夏六月，晉安重榮恥臣事遼，見其使者至，必箕踞慢罵，或潛遣人殺之；遼以為讓，晉高祖為之遜謝。後重榮執遼使拽剌，遣輕騎掠幽州南境，上表稱：「吐谷渾、

兩突厥、渾、契苾、沙陀各帥部衆歸附。党項等亦納遼告牒，言為遼所陵暴，願自備十萬衆，與晉共擊遼。」高祖不許。

會同六年夏六月，遼以晉招納吐谷渾，遣使來責讓。晉高祖憂悒成疾。一日，馮道獨對。高祖命幼子重睿出拜之，又令宦者抱置道懷中，蓋欲馮道輔立之。是月，高祖崩，年五十一。馮道與侍衛馬步都虞候景延廣議，以國家多難，宜立長君，乃奉齊王重貴為嗣，是日即位。

胡文定公曰：晉高祖以幼子委馮道，道不可，盍明言之，乃含糊不對。死肉未寒，乃背顧命，其視荀息為如何？

晉高祖崩，大臣議奉表稱臣，告哀於遼，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。時李崧曰：「陛下如此，他日必躬擐甲冑與遼戰，於時悔無益矣。」延廣固爭，馮道依違其間，晉出帝卒從延廣議。遼帝大怒，遣使來責讓，延廣復以不遜語答之。

盧龍節度使趙延壽欲代晉帝中國，屢說遼擊晉，遼帝頗然之。

會同七年。春二月，晉聞遼將入攻，遂還東京。然間遣相往來，無虛月。

胡文定公曰：即事而論，景延廣亡晉之罪無可贖者；即情而論，則以晉父事虜，中外人心皆不能平。故慨然欲一洒之而不思輕背信好，自生釁端。公卿不同謀，將帥有異志，君德荒穢，民力困竭，乃與虜鬬，何能善終？狹中淺謀，一朝之忿，忘其身以及其君。嗟夫，使景延廣知「慮善以動，動惟厥時」之義，姑守前約而內修政事，不越三、四年，可以得志于北狄矣！

是月，南唐主昇殂，齊王璟立。

夏四月朔，日食。

秋九月，先是河陽牙將喬榮從趙延壽入遼，遼帝以為回圖使，往來販易於晉，置邸大梁。至是景延廣說晉帝囚榮於獄，凡遼國販易在晉境者，皆殺之，奪其貨。大臣皆言遼國不可負。乃釋榮，慰賜而歸之。榮辭延廣，延廣大言曰：「歸語而主，先帝為北朝所立，故稱臣奉表；今上乃中國所立，所以降志於北朝者，正以不敢忘先帝盟約故耳。為鄰稱

孫，足矣，無稱臣之理。翁怒則來戰，孫有十萬橫磨劍，足以相待。他日為孫所敗，取笑天下，毋悔也。」榮乃曰：「公所言頗多，恐有遺忘，願記之紙墨。」延廣命吏書其語以授之，榮具以白遼帝。遼帝大怒，入攻之志始決。晉使如遼者，皆縶之。桑維翰屢請遜辭謝遼，每為延廣所沮。晉帝以延廣為有定策功，又總宿衛兵，故大臣莫能與之爭。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知延廣必致遼來攻，而不敢言，但益募兵，增置十餘軍以備。

十二月，晉平盧節度使楊光遠遣騎密告遼，以晉境大饑，乘此攻之，一舉可取；趙延壽亦勸之。遼帝乃集兵五萬，使延壽將之，經略中國，曰：「若得之，當立汝為帝。」延壽信之，為盡力。晉帝頗聞其謀，遣使徵近道兵以備之。

會同八年。春正月，遼用趙延壽、趙延照為前鋒，將兵入攻，逼晉貝州。先是，晉朝以貝州水陸要衝，多聚芻粟，為大軍數年之儲。軍校邵珂性兇悖，節度使王令溫黜之。珂怨望，密遣人亡入遼，言貝州易取。會令溫入朝，執政以吳巒權知州事。遼帝親攻貝州，巒悉力拒之，燒其攻具殆盡。珂引遼兵自南門入，巒赴井死。遂陷貝州，所殺且萬人。晉以高行周為都部署，與符彥卿、皇甫遇等將兵禦之。

晉帝遣使齎書遺遼帝，時遼帝已屯鄴都，不得通而返。晉帝至澶州。遼帝屯元城，別將攻太原，晉詔劉知遠、杜威、馬全節、張彥澤等將兵拒之於黎陽。復遣譯者孟守忠致書於遼帝，求修舊好。遼帝復書曰：「已成之勢，不可改也。」會遼偉王在秀容失利，遼帝兵自鴉鳴谷歸。博州刺史周儒叛降。

二月，周儒引麻荅自馬家口濟河，營於東岸，攻鄆州北津。晉帝自將兵，及遣李守貞等分道擊之，遼師敗績。

三月，遼帝偽棄元城去，伏精騎於古頓丘城，以俟晉軍與恆、定之兵合而來擊。大軍欲進追之，會霖雨而止。遼兵人馬饑疲。趙延壽曰：「晉軍悉在河上，畏我鋒銳，必不敢前，不如即其城下，四合攻之，奪其浮梁，則天下定矣。」遼帝從之，親將兵十餘萬，陣於澶州城北，與晉高行周合戰，自午至晡，互有勝負。遼帝以精兵當中軍而來，晉帝亦出陣待之。遼帝望見晉軍之盛，謂左右曰：「楊光遠言晉兵半已餒死，今何其多也？」以精騎左右掠陣，晉軍不動，萬弩齊發，飛矢蔽地，遼帝稍卻，兩軍死者不可勝數。昏後，各引去。遼帝自澶州北分為兩軍，一出滄、德，一出深、冀而歸。時遼帝帳中有小校亡來，云遼帝已傳木書，收軍北去。景延廣疑有詐，閉壁不敢追。遼帝北歸，所過焚掠，民物殆盡。

夏四月，晉因遼國入侵，國用逾竭，遣使三十六人，分道括率民財，各封劍以授之。使者多從吏卒，携鎖械、刀杖入民家，小大驚懼，求死無地。州縣吏復因緣為姦。先是，晉楊光遠叛，命兗州修守備。節度使安審信亦以治樓堞為名，率民財以實私藏，民力大困。

晉遣李守貞討楊光遠於青州，遼救之，不克。

九月朔，日食。

遼師攻遂城、樂壽。代州刺史白文珂戰于七里烽，遼師敗績。

十二月，晉師圍青州，經時，城中食盡，餓死者大半。遼援兵不至，楊光遠遙稽首於遼曰：「皇帝，皇帝，誤光遠矣!」其子承勳勸光遠降，冀全其族，光遠不許。承勳乃斬勸其父反者判官丘濤，送其首於守貞，縱火大譟，劫其父出居私第，上表待罪，開城納官軍。

閏月，晉以楊光遠罪大，而諸子歸命，難於顯誅，命守貞便宜從事。守貞遣人拉殺光遠，以病死聞。起復其子承勳，除汝州防禦使。

胡文定公曰：光遠不肯臣事于契丹是也，既而舉兵與遼合，則其情實歹矣。承勳以義迫其父開門納官軍，變而不失正，亦可矣。父既被殺，而己乃受賞，于心何安？無乃被圍之時，自虞及禍，故為劫降之計歟!

是月，遼復大舉攻晉，趙延壽引兵先進，至邢州。